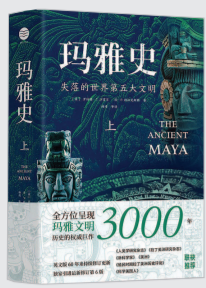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本书结合本世纪最新的玛雅遗址的考古成果,以玛雅王国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为时间轴线,系统讲述了从公元前文明的起源到16世纪西班牙殖民结束的玛雅近3000年历史。

《玛雅史》  
[美]罗伯特·J.沙雷尔  
洛·P.特拉克斯勒 著  
杨靖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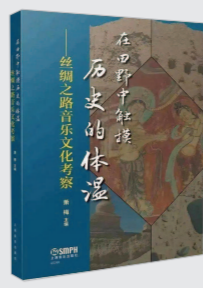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夏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力图还原马夏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夏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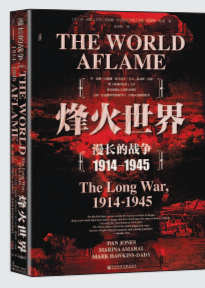
本书聚焦画商这一艺术史的幕后玩家,详述了他们如何游走于画家与藏家之间,如何左右艺术品交易、推动艺术运动和艺术流派,揭开艺术品交易与艺术家成名背后的秘密。

《幕后玩家:改变艺术史的传奇画商》  
[英]菲利普·胡克 著  
陈瑶 译  
商务印书馆  
2023年6月出版



12位文化学者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重访古老的丝路。在田野考察中触摸历史的体温,分享了各自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研究,切入丝路的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

《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  
萧梅 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惨烈和血腥的,发生在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尤其如此。本书既是对英雄、受害者和普通人的致敬,也是给生活在和平中的后人的警示。

《烽火世界:漫长的战争1914-1945》  
[英]丹·琼斯  
[巴西]玛丽娜·阿马拉尔 等著  
张孝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书人茶话

# 为无需辩护的文科辩护

■ 邹曠樵

历史学专业同仁若在亲朋欢聚时介绍自己的学业方向,大多会被问及两个问题:“你会读什么?”“出来有工作吗?”招聘季,网络上“文科生卖惨自述”星火燎原,引爆一轮又一轮流量热点。喧闹过后,逐渐陷入“同情疲劳”的网友不禁发问:“大学为什么要开文科?”慢慢掉入“自我怀疑”的、为“孔方兄”甚或“糊口钱”感到焦灼的文科同学,也在打心自问:“怎么就进了‘天坑’?”

“用与无用”,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回应“为什么要学文科”质疑时的经典话语,也构成了多数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公众思考文科存在意义的基本程式。然而当“情怀”热浪退去,“面子”现实严峻,“无用之用”的诠释和定位,似乎很难抚慰人文研究金字塔尖之下的普通文科生,更无从激起大众的共鸣。文科的存在本无需辩护,真正值得并迫切需要思索的,应当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文科因应时代、塑造价值”——这,恰是为文科做出的最佳辩护。

## 文科应勇于并善于“预流”

出于对“辉格主义”的忌惮,文史哲研究者大多不愿涉足“古今相映”的研究课题,小部分学人还在情绪上和行动上“排斥”那些能够与当前社会、文化进展产生对话的议题。纯学术值得最崇高的敬礼,但是,纯学术不该是“玻璃罩子”里的自娱自乐。“纯”的自解,理应是动机的纯粹(科学求实)、研究过程的纯净(严谨中立)、研究阐释的纯熟(自圆其说)。

1930年,史学泰斗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里倡导了史学研究的两条价值观——“预流”与“发覆”。被后世颂扬甚广的“预流”说,概言之就是要迅速捕捉时移世变(“新材料”亦归入其中),开展“气象一新”的学术工作。陈寅恪身体力行“预流”的主张。罗志田的《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重温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巨变中,陈寅恪变换主攻方向的来龙去脉;“在新旧中西继续纠结的近代中国,最具启发的历史时段恐怕更多在魏晋隋唐。故他的学术转向,既有早年的渊源,也有更直接的现实原因。”人世的同学生愿与“出世”的治学严谨绝非对立,这点在《风雨鸡鸣》一书中对其他近现代科学界生涯的描述里亦俯拾皆是。

良好的文科“预流”要兼具深刻性与先导性。俯察人视而不见的“微事大义”,仰观人见似未见的“宏旨机妙”,如此文



《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罗志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  
[英]乔·莫兰 著  
陈后亮 宁艺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废除文科部”的冲击》  
[日]吉见俊哉 著  
王京史 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科,又有谁能驳倒其存在的必要性呢?

今天的文科,直着全新要素、崭新的世界、更新的人类,同时也怀揣着如故的总体理想——实现人的充足尊严与充分发展。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文科的“预流”,都要作答“当前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怎样在湍流中巩固、升华人人的价值”这两道“时代之问”。日本学者吉见俊哉的《“废除文科部”的冲击》一书面向“时代之问”,提出了“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概念,并称“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价值观“崩离析”愈演愈烈的人世间,正翘首以盼“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早些见效,理顺乱麻。

## 文科应注重整体与融通教育

古代文学方向的学生不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钻研西方哲学领域的学子不谙“子曰诗云”的曼妙意境。近代以来文科学术的专门化,极大丰富了各个学科的内部图景,同时也无情撕毁了经纬相连的“人文科学”图卷。另一方面,如果将百年前近代大学历史系基础课单,与当下普通院校历史专业课表并置对看,则血脉相承的积极面下,可能也暗藏着更新阻滞的缕缕隐忧。

文科教育需要转型已是业内普遍共识,那么,应该怎么“转”?

首先,文科教育要对照现实世界的

复杂整体,重组讲授的内在结构。英国学者乔·莫兰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一书中谈到:“跨学科不是近几年来从外部接管人文学科的最新章节,它深植于学科本身的复杂性质和历史,特别是诸如文学研究的多元领域。”这提示我们,中文系课堂上的小说评析,可以在学科框架内的“作家流派”“叙事类型”之外,引导学生关心并追寻小说背后的历史场景、情感酝酿、德性拷问。同理,历史系的课程,应该有更多电影赏析、创意写作等“人文体验式”的参与。这样培养出来的文科生,拥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是对文科“死记硬背”旧貌的刷新或曰再造。

其次,呼应前文提到的“预流”,文科应汲取时代前进的各类养料,在普遍为“过去式”的语境里发掘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树立起与时代同声相应、肝胆相照的新问题意识。21世纪前20年的学术史充分表明,时代给予而今文科的最大契机,正是跨学科融通——横跨自然与人文范畴的真诚对话。全球人文研究者多已自觉地“跨出领域看领域”。但囿于内外阻碍,文科的“跨学科”融通还明显处在“重方法”而“轻思维”的初级阶段。《跨学科》演示了一组当前“跨学科”者普遍感到困惑的矛盾:一方面文科积极出圈,“生态批评”“图弥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借鉴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最新观点,来阅读文学



《“废除文科部”的冲击》  
[日]吉见俊哉 著  
王京史 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文科应“厚培小众”并“面向公众”

曾有位师长在课堂上兴叹“文科生并非太多,是太少了”,稍作停顿后,师长又补充道:“我说的太少,是指那些真正把专业学精、又有创造力的学生。”或许我们要暂时屏蔽招聘市场上那乌泱泱的“文科生”人群,检视一番文科生走向社会之际的“理想面目”。

不同于技术人才培植,文科才俊养成的当下处境是极为严峻的——“无所不通”及“转瞬即知”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输性质的知识宣讲正变得愈发绵软。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为人师表者,或多或少对这场肉搏“脑海”对垒技术“蓝海”的不对称比拼,心有戚戚。要让文科生学得网上搜不到、“AI”拼不出、一生忘不了的那些东西,这是文科“讲台不塌”“教授不死”的前提。

《“废除文科部”的冲击》给出了一套让“知识去中心化”不再威胁文科

存在意义的教学策略——推广“‘攻击我!’课程”。此法要求学生课前充分精读研讨文献,并在课堂上批判性分析相关文献从问题提出,到实证建构,再到结论提炼等各环节的经验教训。相当于教师带领学生,站在“知识生产者”(非念读、记诵“被生产者”)位置,把专业经典文献的研究进路重走,甚至是带着科学怀疑精神“再访”了一趟。《“废除文科部”的冲击》指出,“‘攻击我!’课程”会激励学生在无形间增长科学求真的勇气,有效发问的底气。在“教学相长”中切磋琢磨,最有望“厚培”出专业水准与社会适应力齐头并进的优秀文科生。

《“废除文科部”的冲击》直白道出了“文科无用”思潮的负面惯性:“文科部学到的东西既无法帮助就业也赚不到钱,因此最是无用。人们即使嘴上不明说,但内心都觉得事实的确如此。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广大国民之间,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是,为了阻止“无用——无人——无用”的“雪球”越滚越大,在向内“厚培小众”之外,文科生也应勇敢跨出以“无用之用”自我框限的“舒适圈”,向外“面向公众”。这不单关乎文科在生源“入口”的吸引力,也牵连着文科在社会“出口”的存在感。

文科达成“把钱变成纸”与“把纸变成钱”的良性循环,可能且必要。近年间,“人文经济”展翅腾飞,文科“社会化”迎来了宝贵的窗口期。“国潮美学”浪花朵朵,“读诗晚安”助人无数,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被观众越来越多地“用脚投票”,成为休闲迭代升级的栖心空间。这一切都昭示着文科成果只要善加转化,必将丰富人们的理想生活,也暗示着在这个“人被重新体认”的时代,文科可以更多地运用自身专长创造公共价值,能够更为自信且基于市场公信地给丰富多彩的文化衍生品“标上个好价格”。

在瞬息万变成为时代基调的今天,文科生连同培养他们的文科教育,都必须在积极应变中实现价值的不减、意义的不衰、机遇的不失。骇浪滔天,文科生对人文精神的信仰,对人文宝库的守护,对人文关怀的践行不能变。中流击水,文科生发问的敏锐性、智识的充盈度、表现的吸引力,要起得一波更比一波高。这是社会对人文科学的希冀所在,也是人文教育许诺给每位文科生的希望所在。

文化寻踪

## 点亮华夏文明 新生之火

■ 方怀银

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年代至今模糊不清,或者说有王无年、有世无年,存在很多分歧,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现象。按照当代日本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平势隆郎的话来说,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均为“不清楚”的时代。然而,普通读者通常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却将三代历史说得貌似很清楚:三代皆始于英明神武的真命天子,毁于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这就形成了以《史记》为代表的王朝史观,给读者带来历史的有序传承印象。就拿周灭商来说,好像是一下子就灭了。实际上,周伐商至最终灭商,时间还是很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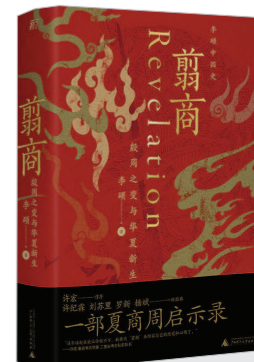
因此,当某些“事实”一旦打破某种固有印象之后,人们反而很难接受。《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正是如此。作者李硕从考古发掘的人祭入手,追寻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拨开殷周易代的重重迷雾,探究“事实”背后真正的历史。这种将史料文献与考古成果综合运用的研究之法,与王国维“以地下出土材料、印证纸上材料”的现代甲骨学治学途径相得益彰。

在考古学中,人们经常讨论的对象是承担祭祀的核心功能并维持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一般论及的是青铜器和玉器,这些都是古代神权国家用以沟通天人的特殊媒介,李硕则将关注点放到人祭和文字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人祭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和诸侯国献祭。商王使用的文字,一开始就是被刻在甲骨上或者青铜器上,主要是用以占卜、祭祀。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李硕凝视这一“深渊”,讲述了华夏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沿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杀人献祭的风俗,并在商朝登峰造极,在周公辅政后消失的这一千余年的历史过程。

伴随这一残忍与血腥事件的历史进程,李硕将华夏早期文明萌生与转型的历史细节逐一呈现,商人与周人的民族起源、信仰习俗、战争军事与日常生活。虽然其中有很多推测之论,但其运用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应甲骨文卜辞及《易经》卦象,将费解的言辞重新释义,推演出文王“翦商”大业如何萌生、规划到最终大功告成。这一点使得故纸堆与遗址变成了生动的故事情节,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

翦商大业带来的并非一次简单的朝代更迭,殷周易代正是华夏新生的起点。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人人祭的文献记录,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周公制礼作乐取代了商朝的鬼神文化,奠定了上古时代的人文精神,点亮了华夏文明的新生之火。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他认为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由于史料和出土文献的有限,上古历史仍像诗一样存在多重解读的可能,通向历史真相的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味书屋



《汉水的身世》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北京地铁1号线五棵松站轨道下面3.67米的深处,一根内径4米的巨大输水管道穿行而过。今天,北京市民打开厨房水龙头,每一滴水中有70%来自汉江。而在天津则是全部。那些忙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喝的这些水来自1260公里外的汉水——汉水犹如一根粗壮的血管,将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千里之外。非虚构作家袁凌称,汉水哺育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地,共约6000万人口。实际又何必这些?如果算上汉水流域,上游有西安和关中,下游与长江交汇处有武汉,沿线中小城市一大把,哺育人口轻松过亿。

汉水,在武汉这边常称之为汉江,似乎唯此才能与莽莽长江相提并论。笔者最早认识汉江,还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武汉汉江江边上码头林立,停满各种

# 汉水的历史使命与重负

——读袁凌《汉水的身世》

■ 陈斌

和现在,繁华与寂寞、抚慰与疼痛,从汇入长江的终点直到源头,触碰它的躯体和灵魂”。八年来,袁凌采访了汉水沿线许多不太为人注意的个体,他们的命运不仅与汉水紧密相连,还构成整个汉水的宏大历史叙事。

汉水在我国大江大河中仅列第十,排名并不靠前。虽然没有母亲河黄河那样的显赫高贵,没有长江那样的举世瞩目,但汉水却一次次肩负沉重的历史期望,穿山越岭,滋润着关中与西安、鄂北乃至京津等大片干旱缺水地区。据统计,“三项调水工程相加,汉水在丹江口水库坝上每年被调走的水量总计近110亿立方米,接近入库水量的三分之一,至于远期更是达到40%”。当大量水源像被一根巨大的吸管吸走后,原本并不缺水的汉水出现了罕见的枯水期,甚至是干旱期,沿线一些城市面临“守着汉水没水喝”的怪现象。

“受‘厄尔尼诺’等天气现象影响,汉江流域水量从1991年发生突变,由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丰水期转入枯水,水量下降明显,到2005年径流量减少了接近30%。”为弥补汉水中下游水源不足,引江济汉工程于2014年通车。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水水量,但长江之于汉水更显浑浊,使得汉水失去了往日

清澈的底蕴。汉水人清楚地记得,过去的汉水清冽甘甜,渴了捧口水便喝,而现在“不烧开会拉肚子”。

汉水越是被寄予厚望,沿线人们的命运越可能因这些“厚望”而扑朔迷离。移民是袁凌书写的重要对象。读这些文字,有时像是跟着贾章柯的《三峡好人》重返库区的移民地。汉水的蓄水库水史其实也是一部移民史。水娃子一家的移民经历显然更具代表性: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时,水娃子一家被纳入移包范围,搬迁到长江南岸的嘉鱼县,离家有一千多里地,地势低洼,涝灾很厉害。待了几年,水娃子没法习惯异乡的生活,携家小“跑”了回来,据他回忆当时跑回来的人达到90%。许多移民对于新地方没有归属感,很难融入当地生活,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移民和回流移民。无论哪种身份,均无法摆脱漂泊的努力挣扎。水娃子一家费尽周折最终又重新落了户,也盖起了两层楼房,“以为能够从此安居,谁知搬住了十来年,再次赶上南水北调移民搬迁”。

在袁凌看来,汉水沿线本来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历史上的“汉水沿岸”几乎是一个道家世界。从小我的记忆中就充斥着张天师、真武大帝、女媧炼石、

八仙过海这些传说,家乡也四处是祖师庙、纯阳洞、八仙街这样的地名和遗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汉水自古以来就是滋养人文的“风水宝地”。

历史上的汉水沿岸,由于没有机动船,拉纤便成为一种职业,尽管这种职业很辛苦,“被扯下悬崖摔死的人很多”,依旧没能阻挡人们“前仆后继”的脚步。袁凌寻访了最后的“太公”,遥望当年的拉纤场景,而在今天,这些场景往往只是作为旅游表演项目,很少有游客能真正从中体味到纤夫的艰辛和危险。

袁凌最后写到了汉水环境大保护,为此周边城市不得不放弃引进重污染企业。然而,历史又似乎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汉江虽然被鉴定为总体二类水质,但由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河流(以及河流类水库)的规定,其中少了两项检测指标:总氮和总磷含量。在这两项上,汉江的水质有时连四类都不到,而总氮和总磷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水和化肥”。在发展的压力下,汉水正在悄然褪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没人能预见汉水未来还会不会被寄予更新的历史重望,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汉水的每次褪变,均会像袁凌笔下那些文字聚焦的那些个体,牵一发而动全身。